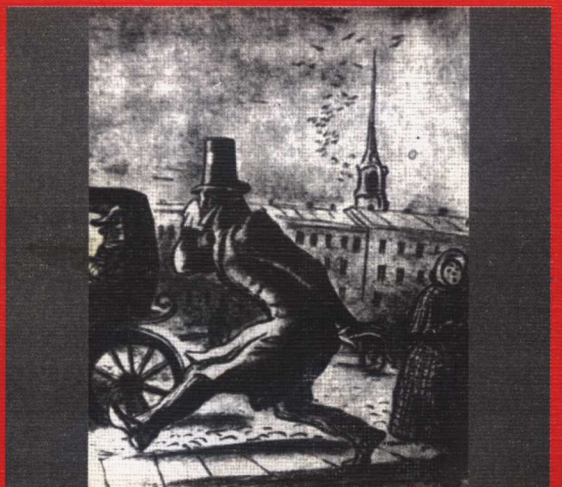


果戈理精品集

彼得堡故事 及其他



GUOGELI
JINGPINJI

BIDEBAOGUSHI
JI QITA

安 / 徽 / 文 / 艺 / 出 / 版 / 社

果 戈 理 精 品 集

Guogeli Jingpinji

彼得堡故事 及其他

刘开华 /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41189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彼得堡故事及其他/(俄)果戈理著;刘开华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 6
ISBN 7-5396-1735-7

I. 彼… II. ①果… ②刘…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
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1726 号

彼得堡故事及其他

[俄]果戈理 著 刘开华 译

责任编辑:裴善明 马晓芸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1.125

插 页:2

字 数:240,000

印 数:2000

版 次: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735-7/I·1615

定 价:16.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Guogeli Jingpinji



果戈理精品集

译者简介

刘开华 1948年8月生于哈尔滨。
197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俄语系。1982年至1984年在北京大学俄语系攻读苏俄文学专业。现供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外编室，副编审。曾主编过《外国魔幻小说》丛书，与周启超共同主编《世界名家名作名译——大众丛书》；主要译著有：《地下室手记》、（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克拉瓦奇卡》（鲍·瓦西里耶夫著）、《易卜生文集》第八卷《文论》；与他人合译有：《燃烧着的天使》（勃留克著）、《强盗》、《黑猫》等百余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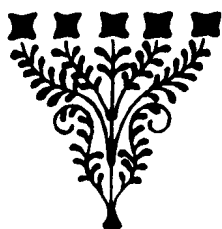


RD671/04

内 容 提 要

果戈理(1809—1852)，俄国十九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和剧作家。其作品以“极度忠于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鲜明生动的典型形象和笑中含泪的讽刺手法，奠定了俄罗斯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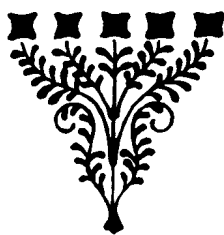
《彼得堡故事及其他》主题是描写小人物的命运。所收为果戈理 1835—1842 年间写下的中短篇小说，多以帝俄京都彼得堡为故事发生的地点，展示小官吏、小职员之苦闷与不幸，其中不少名篇如《外套》、《狂人日记》等均为文学史上脍炙人口之作。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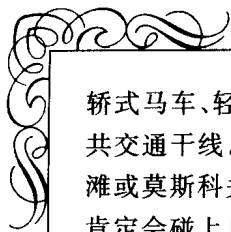
涅瓦大街.....	1
题 解	50
鼻 子.....	54
题 解	92
肖 像.....	99
题 解.....	170
外 套	175
题 解.....	218
马 车	223
题 解.....	245
狂人日记	248
题 解.....	282
罗 马	286
题 解.....	333
别墅之夜	337
题 解.....	341
小片断	342
题 解.....	349
总题解.....	3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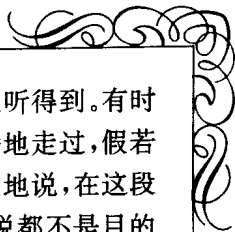
涅瓦大街

绝没有比涅瓦大街更好的地方了，至少在彼得堡是这样；对它来说，涅瓦大街囊括了一切。这条大街——我们首都的美女，真是美不胜收！我知道，没有一个住在这条街上的平民百姓和官员会为任何财富而舍弃它。不仅那些蓄着漂亮胡子、身穿十分合体的常礼服的二十五岁的年轻人，而且就连那些下巴颏上钻出白胡子、脑袋光滑得像银盘似的人，站在涅瓦大街上也都感到心旷神怡，更不用说女士们了！涅瓦大街简直使女士们欣喜若狂。再说，又有谁会不喜欢它呢？你一走上涅瓦大街，立刻就会感受到一种游玩的气氛。即使你有件什么急事要事，但一踏上这条大街，你也准会把任何事情都忘得一干二净。这是唯一一个这样的地方——人们并不是因为有事才来到这里，并不是被需求和吞噬整个彼得堡的唯利是图的商人利欲驱使到这儿的。看上去，在涅瓦大街上遇到的人比在海洋街、豌豆街、铸造街、小市民街及其他街道上的人的私心要少些；在那些地方，吝啬、贪婪和利欲刻印在步行人和乘坐四轮



轿式马车、轻便马车急驰的人的脸上。涅瓦大街是彼得堡的公共交通干线。彼得堡区或维堡区的居民若是几年没到住在沙滩或莫斯科关卡附近的朋友家去了，那么他可以深信，在这里肯定会碰上自己的朋友。任何高级官员职名录和问讯处都不能像涅瓦大街那样提供如此准确的信息。万能的涅瓦大街！它是缺少娱乐场所的彼得堡唯一的散心的地方。它的人行道打扫得多么干净！天哪，多少双脚在那上面留下了自己的印迹！既有退伍士兵肮脏、笨拙的长筒靴，在它的重压下花岗石仿佛都要爆出发裂纹；也有年轻美貌的女士轻如羽毛、小巧玲珑的皮鞋，她的头转向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店橱窗，就如同向日葵转向太阳一般；还有踌躇满志的准尉铿锵作响的军刀，在路面上划出清晰的痕迹——一切都在这里宣泄着强大的力或柔弱的力。仅仅在一天的时间里，这里就要出现多少迅速变幻的奇异景象啊！仅仅在一昼夜里，它要经历多少变化啊！让我们先从一清早说起吧。那时整个彼得堡弥漫着一股热乎乎的、刚刚烤出来的面包的香味，到处都是穿着破衣烂衫的老太婆，她们成群结队地拥向教堂，拥向富有慈悲心的行人。那时的涅瓦大街空空荡荡的：身强体壮的商店老板和他们的大伙计还正穿着荷兰衬衫睡大觉，或者正往自己高贵的面颊上涂抹肥皂，喝咖啡呢。乞丐们聚集在糖果点心店门口，昨天端着巧克力、像个没头的苍蝇一样忙来忙去的小学徒，此时领带也没系，睡眼惺忪地拿着扫帚走出来，把干硬的蛋糕和残羹剩饭扔给她们。叫化子们拖着沉重的脚步在街上走着，有时急着去干活的俄国庄稼汉横穿过马路，他们的靴子上溅满石灰水，即使用最干净的叶卡捷琳娜运河水来洗也无法洗干净它们。通常女士们这时上街是不体面的，因为俄国人喜欢用最刺耳的语言来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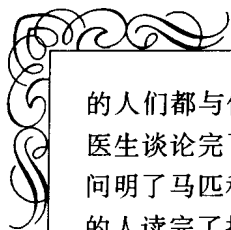


自己的意思，那些话她们恐怕在剧院里也未必能听得到。有时会有一个半睡半醒的官员腋下夹着皮包，慢腾腾地走过，假若他去司里上班需要经过涅瓦大街的话。可以肯定地说，在这段时间里，即十二点之前，涅瓦大街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目的地，它只是交通设施：街上逐渐挤满了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操心事和自己的烦恼，根本没有想到这条街。俄国庄稼汉们谈论着十戈比银币或七枚半戈比铜币，老头老太太们挥动着双手，彼此间说着什么，间或做出令人相当惊奇的手势；但谁都不听他们说话，不嘲笑他们，只有那些身穿花色粗布长衫、手持空酒瓶或缝好的皮鞋、像闪电一般在涅瓦大街上飞跑的男孩子们例外。这时无论你穿戴什么，哪怕头上戴的不是礼帽，而是便帽，哪怕衣领高高耸出领带上方好大一截，——谁都不会发现。

十二点钟，各种国籍的家庭教师带领自己的、穿着细麻布硬领的学生们涌上了涅瓦大街。英国的琼斯们和法国的科克们^①挽着托付给他们、请他们像父母一般关心照顾的学生的胳膊，庄重地向学生讲解说，商店上方挂招牌是为了让人们知道商店里面卖些什么。女教师们，脸色苍白的英国小姐和面颊红润的斯拉夫女郎，举止端庄地走在敏捷活泼的女孩子们后面，吩咐她们把肩膀抬高些，挺起胸来；简言之，这时的涅瓦大街是教育界的涅瓦大街。但越接近两点钟，家庭教师、老师和孩子们的数量就越来越少，他们最终被孩子们温文尔雅的父亲们所替代了，这些人跟自己花枝招展、珠光宝气、神经衰弱的女友们挽着胳膊走来。渐渐地，所有做完自己相当重要的家务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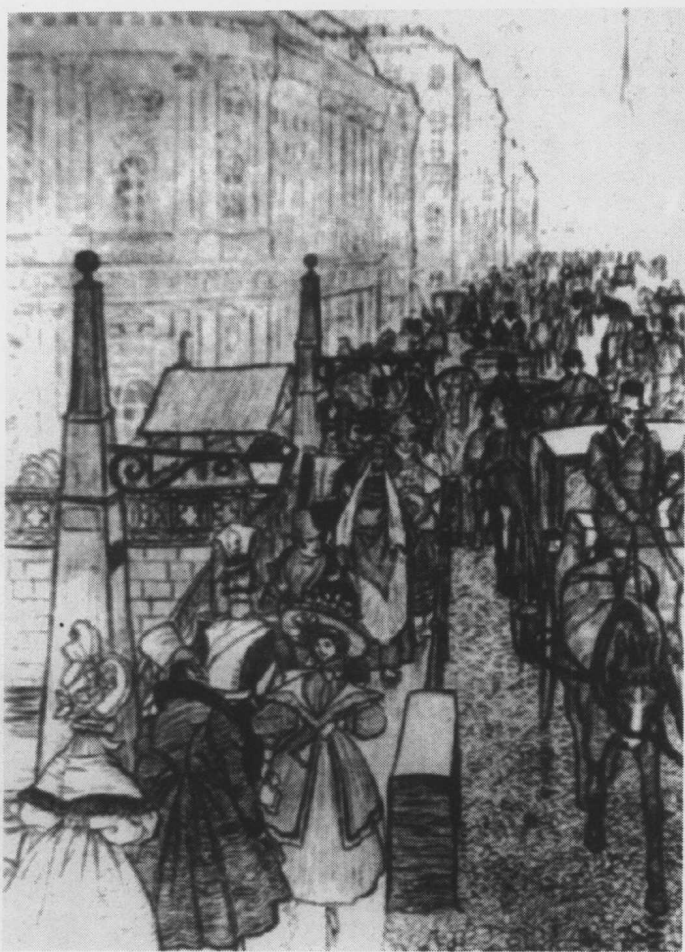
① 琼斯和科克分别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普通姓氏，这里泛指英国籍和法国籍的家庭教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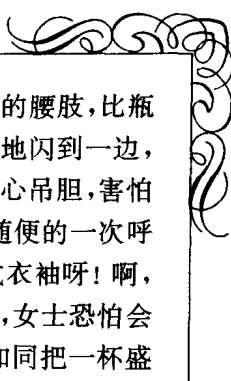


的人们都与他们这些人汇合到一起了，例如：有的人与自己的医生谈论完了天气和鼻子上突然长出的一个小粉刺；有的人问明了马匹和自己的显示出很高天分的孩子的健康状况；有的人读完了报纸上的一份广告和一篇关于来访与离去的人物的重要报道；还有的人终于喝完一杯咖啡和茶；此外，还有那样一些官员，令人羡慕的命运赋予他们以特别事务官的美好官衔。汇合到这里的还有一些在外交部供职并以其工作、习惯之高尚而著称的官员。天哪，多么好的职位和职务啊！它们能使人的心灵得到多大的慰藉和升华啊！唉，可惜我没供职，没有享受到长官们与我温柔相待的快乐。在涅瓦大街上您看到的一切，都是雍容风雅的：男人们身着长长的常礼服，两手插在兜里；女士们穿着粉红色、白色和浅蓝色的长裙缎子礼服，戴着礼帽。在这里您会看到在别处看不到的络腮胡子，它们极其高明地从领带下钻出来，如同丝绒一般柔软，缎子一般光滑，貂皮或煤炭一般乌亮，但是，唉，只有外交部的官员才有这样的络腮胡子。上帝未赐予在其他部门供职的人黑色的络腮胡子，他们也只好极不情愿地蓄着棕红色的。在这里您会看到用任何笔墨也难以描述的奇妙的短髭，一生中一半最美好的时光都花费在这些短髭上了，——它们是白天与黑夜辗转不眠、精心照料的对象，上面喷着令人陶醉的香水和香料，搽着最昂贵最稀有的香膏，一到晚上便被人用犊皮纸卷起来；蓄着这样短髭的人为其倾注了最感人的爱，行人们为之羡慕不已。成千上万种五色斑斓、轻飘精巧的帽子、衣裙、头巾，使它们的所有者有时能在整整两天的时间里爱不释手，而使涅瓦大街上的行人眼花缭乱。它们宛若无数螟蛾突然从茎秆上飞起来，亮闪闪的一大片，在黑色的雄性甲虫上方嗡嗡作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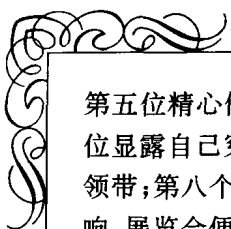


涅瓦大街上的行人眼花缭乱。它们宛若无数
蜚蛾……



这里您会看到您即使做梦都梦不到的纤细、苗条的腰肢，比瓶颈还要细的柳腰；您一看到它们，就会毕恭毕敬地闪到一边，惟恐一不小心用自己笨拙的臂肘碰了它们；您提心吊胆，害怕那大自然与艺术的杰作可千万别由于您哪怕是随便的一次呼气而折断。而在涅瓦大街您会看到什么样的女式衣袖呀！啊，多美呀！它们有点像两个气球，若不是男人挽着，女士恐怕会突然升到天空中去，因为把女士举到半空中，就如同把一杯盛满香槟的酒杯举到嘴边一样，是很容易和令人愉快的。人们无论在什么地方相遇，也不会像在涅瓦大街上那样气度高贵、自然大方地鞠躬致意。在这里您会看到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微笑，美妙绝伦的微笑，有的微笑使您骨酥魂销；有的微笑使您自惭形秽，低下头去；还有的微笑使您觉得自己比海军部大厦的尖塔还要高，于是您高高地昂起了头。在这里您会遇到一些气宇轩昂、举止庄重的人在谈论音乐会或者天气。在这里您会遇到许许多多不可思议的人和现象。天哪，在涅瓦大街上遇到的人有多么古怪呀！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一见到您，准会盯住您的靴子，而您一走过去，他们就转过身来看您的后襟。我至今也没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起初我以为他们是鞋匠，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们大多是在各个司里供职，其中不少人十分擅长拟办从一个部门发往另一个部门的公文；还有些人喜好散步和阅读有关糖果点心的报纸；总之，多数都是些高贵的人。在下午两点至三点的这段时间里，涅瓦大街可以被称作活动的陈列馆，在这里举办着人类最优秀作品的展览会。一个人炫耀自己有上等海狸皮领的、极考究的常礼服；另一个人显示其希腊式的漂亮鼻子；第三个人蓄着十分有气派的络腮胡子；第四位女士有一双娇媚的眼睛和俏丽的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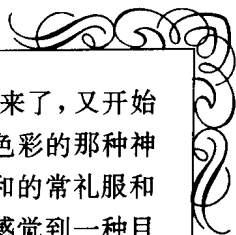


第五位精心修饰的小手指上戴着一个镶嵌宝石的戒指；第六位显露自己穿在迷人的鞋子里的纤足；第七个人夸耀奇特的领带；第八个人的短髭使人为之愕然。但是，三点的钟声一敲响，展览会便结束了，人群变得稀疏了……三点钟的时候出现了新的变化。春天突然降临到涅瓦大街上：整条街上到处都是身穿绿色制服的官员们。饥肠辘辘的九等文官、七等文官及其他高级文官们竭力加快自己的脚步。年轻的十四等文官、十二等文官和十等文官还匆匆忙忙地抓紧时间在涅瓦大街上多溜达一会儿，他们装出那样一副神气，就好像他们根本没在机关里坐了六个小时。但是，年老的十等文官、九等文官和七等文官们垂着头，走得很快：他们没心思去打量来往的行人，他们还没有完全摆脱掉自己的操心事，脑袋里乱糟糟地塞满一大堆已开了头、还没做完的事；他们看不见招牌，眼前长时间地晃动着公文箱或者办公室主任肥胖的面孔。

从四点钟起，涅瓦大街变得空荡荡的了，在街上恐怕一个官员也碰不上了。一个女裁缝走出店门，捧着一个匣子快步穿过涅瓦大街；一个仁慈的书记官的可怜弃妇穿着粗毛呢外套，踉跄在街头；一个从外地来的怪人，无论什么时间对他来说都是无所谓的；一个细高个子的英国女人拎着手提包，拿着一本书；一个身穿短得盖不住脐眼的棉布衣、长着一缕细窄的胡须、过了一辈子穷日子的俄国搬运工人，当他恭顺地走在人行道上的时候，他的脊背呀，手呀，腿呀，头呀，身上的各个部分都颤动起来；有时还有一个矮小的手艺人；除此之外，您在涅瓦大街上就再也碰不到其他任何人了。

但是，只要暮色一落到房子上和街上，守夜人身披粗席，爬上梯子去点着路灯，而商店低矮的窗户里露出白天不敢拿





出来的那些版画，这时，涅瓦大街上就又热闹起来了，又开始活动起来了。灯火给一切罩上一层诱人的美妙色彩的那种神秘时刻便降临了。您会遇到许许多多穿着暖和和的常礼服和外套的年轻人，其中多数是些单身汉。此时可以感觉到一种目的，或者毋宁说是一种类似目的的东西，一种完全不由自主的东西。所有人的脚步都加快了，变得不均匀了。顾长的影子在墙上和马路上闪动着，头部影子几乎能达到警察桥上。年轻的十四等文官、十二等文官和十等文官们长时间地走来走去，而上了岁数的十四等文官、九等文官和七等文官们大多坐在家里，或许这是因为他们都已娶了老婆，或许是因为住在他们家里的德国女厨娘为他们做了非常可口的饭菜。在这里您会遇到两点钟时带着那样傲慢的神情、那样高尚的气度在涅瓦大街上散步的那些可敬的老者。您会看到他们也像年轻的十四等文官一样奔跑着，为的是往那老远就看见的女士的帽檐下偷偷地瞧一眼，她那肥厚的嘴唇和涂满胭脂的脸蛋使许多散步的人动情，特别是那些店伙计、搬运工人和总穿着德国工匠缝制的常礼服、成群结队地挎着胳膊散步的商人们。

“等一等！”这时皮罗戈夫中尉拽了一下和他并排走着的、身穿燕尾服和斗篷的年轻人，喊了一声，“你看到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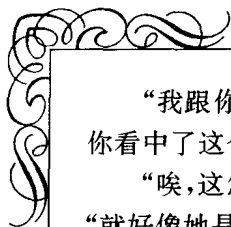
“看到了，太美了，简直就是佩鲁吉诺^①画的比安卡壁画。”

“你说的是哪一个？”

“是她，那个黑头发的。一双多么漂亮的眼睛啊！天哪，多么漂亮的眼睛啊！整个身段，线条啊，脸型啊，——美极了！”

① 佩鲁吉诺(1446—1523)，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画家，拉斐尔的老师。





“我跟你所说的是在她后面拐向那个方向的金发女郎。既然你看中了这个黑头发的，你干吗不去追她呢？”

“唉，这怎么能行！”穿燕尾服的年轻人脸红了，感叹地说，“就好像她是那种晚上在涅瓦大街上卖笑的女人似的。这准是一位名门闺秀！”他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光她身上的一件斗篷就值八十卢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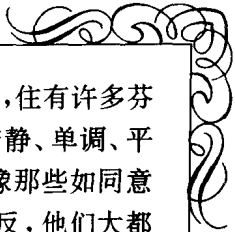
“傻瓜！”皮罗戈夫用力把他朝飘动着鲜艳的斗篷的方向推了一把，喊道，“去吧，笨蛋，不然就错过了！我去追金发女郎。”

两个朋友分手了。

“我知道你们所有这些人的底细。”皮罗戈夫带着洋洋自得、过于自信的微笑想着，深信没有一个美女能逃得出他的手心。

穿燕尾服和斗篷的年轻人迈着胆怯、颤抖的步子，朝远处飘动着花哨斗篷的方向走去。那斗篷时而在接近街灯时闪现出鲜艳的光亮，时而在离开街灯时一瞬间被黑暗所吞没。心怦怦地跳动着，他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他连想也没敢想去得到在远处疾步行走的美人儿青睐的某种权利，更没有皮罗戈夫中尉向他暗示的那种非分之想；他只希望看看这个美貌佳人住在什么地方，他觉得她好像是从天上直接飞到涅瓦大街上的，并肯定又要飞到不可知的什么地方。他走得飞快，不时地把一些蓄着灰白色络腮胡子、风度翩翩的绅士们挤下了人行道。这个年轻人属于构成我们国内一个相当奇怪的现象的那个阶层，要说他是彼得堡公民就如同说我们梦中看到的人属于现实世界一样。这个特殊阶层在那个到处都是官员或者商人或者德国工匠的城市里，非同寻常。这是一个画家。奇怪





的现象，不是吗？彼得堡的画家！冰雪之国的画家，住有许多芬兰人的国家里的画家。那里的一切都是潮湿、宁静、单调、平淡、灰蒙蒙、阴沉沉的。这些画家可是一点也不像那些如同意大利及其天空一样高傲、热情的意大利画家；相反，他们大都是些善良、温顺的人，腼腆，无忧无虑，默默地热爱着自己的艺术，喜欢在斗室里与两三个朋友一起喝茶，谦和地谈论自己喜爱的话题，从不过问别人的事情。他经常把一个讨饭的老太婆叫到家里，让她坐上六七个小时，以便把她可怜巴巴、麻木不仁的面孔搬到画布上。他画自己房间的远近配置图，上面展示出各种七零八碎的画具：由于时光的流逝和落满的灰尘而变成土灰色的石膏手脚，断裂的绘画架，翻倒的调色板，还有弹吉它的朋友，被颜料弄脏的墙壁，通过打开的窗户隐约看得见的暗淡的涅瓦河和穿着红衬衫的穷渔夫。他们的画面上几乎总是一个灰沉沉的色调——北方不可磨灭的印记。尽管如此，他们仍满怀真诚的喜悦进行自己的绘画创作。他们往往很有天赋，只要一阵意大利清新的空气吹到他们身上，就能就会像那从室内终于搬到露天里的花草一样，自由、全面、卓然地发展起来。总的说来，他们十分胆小；一看到勋章和厚厚的带穗肩章，他们就惊慌失措，不由自主地便把自己的作品价格降低了。他们有时也喜欢打扮一下，但这种打扮往往很刺眼，反倒像穿上打补丁衣服似的。有时您会看到他们在十分考究的燕尾服上披着一件污迹斑斑的斗篷，在贵重的丝绒坎肩上罩着一件沾满颜料的常礼服。同样，有时您会在他们没画完的风景画上看到一个头朝下的女神，那是因为画家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就在自己以前满心喜悦画过的一幅作品的已弄脏的底色上勾勒出了这个形象。他从不正视您的眼睛；如果看您的

